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粉妝樓

第四十四回 米中粒二人鎮江府 柏玉霜大鬧望英樓

卻說那米中砂說道：“兄弟，我想你要此女到手，也不難。我看他這一座高樓，必是富厚人家。好在兄弟不曾定親，明日訪問明白，就煩鎮江府前去為媒，不怕他不允。”米中粒道：“說得有理。”二人越看越美，卻被秋紅看見了，忙請小姐進去，呀的一聲，早把樓窗關了。米中粒在馬上罵道：“這小賤人，好尖酸！他倒看見我們了！”遂緩轡而行。二人轉過樓牆，來到柳蔭之下，走是李府的後門，後門內又有一位年少的婦人，也生得十分齊整，米中粒見了，笑道：“美人生在他一家，真正好花開在一樹！”兩個人祇顧探頭探腦的朝裏望，不想那個婦人早看見了，趕出門來罵道：“好瞎眼的死囚！望你老娘做甚的？”米中砂一唬，忙拉兄弟，縱馬去了。看官，你道這位婦人如何敢罵，卻是何人？原來就是瘟人帥趙勝的妻子孫翠娥，他夫妻二人自從雲南別了羅燦，帶了書信，到淮安找尋羅焜，到了淮安，打聽得羅焜被柏府出首，拿入府牢中治罪，後來又劫法場，大鬧淮安，勾同草寇，反上山東去了。他夫妻二人走了一場空，欲回雲南去候羅燦的信，又恐羅燦離雲南，因此進退兩難，祇得仍回鎮江丹徒縣家中來往。恰好遇見小溫侯李定，李定愛趙勝夫妻武藝超群，就留他夫妻二人在府：趙勝做個都頭，孫氏在內做些針針。那孫翠娥同柏玉霜小姐十分相得，談起心來，說到羅焜之事，孫翠娥纔曉得柏玉霜是羅焜的妻子，小姐纔曉得羅氏兄弟二人不曾被害，暗暗歡喜。閑話少說。且言米家弟兄兩個慌忙回府，即喚一個得力家人，上前吩咐道：“丹徒縣衙門對過，有一所大大的門樓，他家有一位絕色的女子，我大爺欲同他聯姻，祇不知他家姓甚名誰，是何等人家。你可快去訪來，重重有賞。”那家丁領命去了，不在話下。

且言那米良等操了一日的兵，回府飲酒，馬通、王順向米良說道：“聞得羅氏兄弟十分英雄，我們前去拿他，非同小可，必須商議個萬全之策，方能到手。你我偌大的年紀，倘若受傷，豈不是空掙了一場富貴？”米良說道：“將軍之言正合我意，我們祇須點一萬精兵前去，到兗州府城裏紮營，令地方官前去討戰便了。商議停當，次日五更，馬通、王順同米良等三人一同升帳。眾將參見已畢，馬通、王順領了長安帶來的五千人馬在前，米良點了本營的五千人馬在後，共是一萬精兵，分作兩隊，中軍打起‘奉旨擒拿反叛，剿除寇孽’的黃旗，耀武揚威，搖旗吶喊，殺奔山東去了。當下鎮江府合城的官員，同米府的二位公子，送到十里長亭，餞行已畢，各自相別而回，不提。

且言米公子送了他父親出征之後，回到府中料理家務，忙了兩日，心內時刻想著那美女的消息。正在書房同米中砂商議，忽見前日去訪信息的家丁前來回信。米中粒大喜，忙問道：“打聽得如何？”家丁回道：“小人前去訪問，縣衙門口的人說他家姓李，那老爺名叫李全，目今現在宿州做參將。那女子祇怕就是他的小姐了。”米中砂聽了大喜，說道：“這宿州參將李全，莫不是那小溫侯李定的父親麼？”家丁回道：“正是。”米中砂哈哈大笑道：“這個就容易了。那小溫侯李定，我平日認得他，他父親住在此地，現是我叔父的治下，兄弟，你祇須見鎮江府說一聲，保你就妥。”米中粒大喜，忙喚家人備馬，拿了名帖，拜鎮江府。不一時已到，家將投了名帖，知府迎出儀門，請米中粒到內廳相見，當下二人攜手同進了書房，見禮坐下。茶罷，知府問道：“不知公子光臨，有何見教。”米中粒道：“無事也不敢驚動，祇因晚生年登二十，尚未聯姻，昨聞宿州參將李全有一位小姐，十分賢德，敢煩老黃堂執柯，自當重謝。”知府笑道：“包在本府身上便了。”米中粒大喜，忙忙起身拜謝而去，正是：

御溝紅葉雖丟巧，月內紅繩未易牽。

不表米公子回府。且言知府次日拿了名帖，就來請李定，李定見本府相召，怎敢怠慢，隨即更衣上馬，來到府宅門上。家人投了名帖，祇見裏面傳請。李定進了私衙，參見畢，坐了。李定說道：“不知知府大人見召，有何指教？”知府笑道：“無事不敢相邀。昨日有定海將軍米大人的公郎前來托本府作伐，說年兄家有一位令妹小姐尚未出門，特煩本府代結秦晉，不知臺意如何？倘若俯允，據本府看來，倒也是一件好事。”李定聞言，吃了一驚，忙起身打了一躬，說道：“治晚生家內並無姐妹，想是米府中錯認了，求公祖大人回覆他便了。”說罷，起身告退，上馬回府，不提。

且說米中粒自從托過鎮江府為媒之後，回到家中，過了三日，不見知府回信，好不心焦，又叫家人備了四樣禮，到府裏來討信，投了名帖，知府請書房相會：米公子叫家人呈上禮物，說道：“些微薄禮，望乞笑留。”知府再三推讓，方纔收下禮物，說道：“前日見委之事，李府說並無姐妹，托本府回覆。本府連日事冗，未及奉覆，不想公子又駕臨敝署。”米中粒聞言，好生不悅，說道：“晚生親自所見，家兄又同他交往，怎麼說他無姐妹，這分明是他推托，還求老公祖大力成全美事，自當重重相謝。”知府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公子可挽一友人，且說一頭，果是他家姐妹，再等本府來面言便了。”公子稱謝，別了知府，上馬回家，一路上好不煩惱。回到府中，將知府的言詞告訴了米中砂一遍，說道：“哥哥，此事如何是好？”米中砂想了一想，說道：“我有一計，祇是太狠了些，然為兄弟，祇好如此。如今兄弟祇推看桂花請酒，先請知府前來說明了計策，然後去請李定前來看花飲酒，當面言婚。他欲依允，便罷；若是不允，祇須如此如此。那時，他中了計，就不怕他不肯了。”米中粒大喜，說道：“好計，好計！”

到了次日，米中砂先到李定家走走，並不提婚姻之事。過了五日，米中粒吩咐眾家將安排已定，即命家人拿帖子先請知府，向知府細說了一遍，知府暗暗吃驚，祇得依允。叫家人拿帖去請李定，家人到了李府，投了名帖，入內稟道：“此帖是家少爺請公子看花飲酒的。”李定想道：“此人來請，必非好意，若不去倒被他笑俺膽小了。”祇得賞了家將的封子，說道：“你回去多多拜上尊爺，李某少刻就來。”那家人先去回報。李公子隨即更衣，叫家人帶馬，出了府門，到了米府，家人通報，米公子連忙出來迎接。進了帥府，見禮已畢，就請到後園看花。當下李定到了花園，正遇知府在亭子上看花，李定忙上前參見，坐下。李定說道：“多蒙米兄召見，難以消受。”米中粒說道：“久仰仁兄大名，休要過謙。”彼此各敘寒溫。知府便道：“前日代令妹為媒的就是這米公子。”李定道：“可惜在下並無姐妹，無緣高攀。”米中砂忙向鎮江府搖頭，知府會意，就不說了。家人擺上酒席，米公子邀入席中。二人輪流飛觴，吃了一會，又叫府中歌姬出來敬酒。到席上唱了兩支曲子，便來勸酒。李定刻刻留神，不敢過飲，怎當得米氏兄弟有心灌他，又叫歌女們一杯一杯來敬。又換大觴，吃了十數觴。李定難敵，直飲得醅醑大醉，伏几而睡，不知人事。

米中砂忙喚家將抬入兵機房，吩咐依計而行，不可遲延。眾家人將李定抬到兵機房內睡下，將各事備定，並將絆腳索安排足下，祇候李定醒來，以便行事。米中砂又吩咐：“家將伺候，我在那裏聽信，不可動他，候他一醒，你們速速報我。”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